

朱弁碑：金石不言，镜鉴有光

□ 任翔宇

现在的人讲究“跳槽自由”，不高兴了简历一投，说走就走。单位也好，阵营也罢，在当代人眼里都是选项，不是命。

可八百多年前的“不换”，有人用17年时间，演示了什么叫“不换”。

这人叫朱弁，南宋的通问副使。他“不换”的见证，如今就立在善化寺三圣殿西侧：一通四米四五的大碑，《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》，大同人习惯叫它《朱弁碑》。

先说碑。四米四五是多高？姚明站在姚明肩膀上，勉强跟它平视。碑额上盘着五条龙，龇牙咧嘴，一看就是有编制的；碑座趴一只大乌龟，官名赑屃，龙的儿子之一，专业驮碑，一驮就是800多年，工龄比庙里任何一座建筑都长。我站在碑前仰了半天脖子，颈椎病当场好了大半。

这碑写的是善化寺的一次“重生”。寺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，原叫开元寺，五代时改叫大普恩寺，明正统年间才得名善化寺。辽末保大二，战火席卷西京，好端端一座古刹，烧得殿宇倾颓、满目疮痍。金天会六年，住持圆满大师发誓重修，一干就是15年。

按说这是佛门的事，而且是契丹大辽以及后来的女真大金的事，跟一个宋人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因为那15年里，朱弁就住在寺中，是这场重修的全程目击证人。

时间倒回公元1127年。那年北宋亡了，徽宗、钦宗被金人掳走，赵构在南方即位。新老板上任，头等大事是打听老老板的下落，悬榜招人出使金国。满朝文武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不吭，这趟差，去了大概率回不来。

朱弁举手了。那年他43岁，自荐为通问副使，跟着正使王伦冒雪北上。这一去，典型的“出差报销单，怕是永远递不上来了”。

到了西京，也就是今天的大同，金国西路军统帅粘罕一看，来了个有学问的，惜才之心顿起，开出顶配条件：留下，高官厚禄，要什么给什么。朱弁不动。又劝他去伪齐给刘豫打工，官还能更大。朱弁当场撂话：“豫乃国贼，吾常恨不食其肉，又忍北面而臣之？吾有死耳。”翻译成大白话：刘豫这种国贼，我恨不得吃他的肉，你让我给他磕头当员工？我这辈子，死字早就准备好了。

金人恼了，断他的饮食，想饿服他。他守在驿馆门口，抱着主意饿死拉倒。结果金人反倒先怂了，见过硬气的，没见过硬气到连死都提前批准的。

这是妥妥的南宋版苏武啊。

绍兴二年，金人松口，放一个人回国。朱弁把机会让给王伦，只提了一个要求：把那方出使的官印留给我。“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，今无节有印，印亦信也。愿留印，使弁得报以死，死不腐矣。”

从此，他睡觉都抱着那方公章。

当代社畜听了大概觉得魔幻：一个单位公章，值得拿命去守？可在那个年代，印就是节的凭证，是“我还是大宋的人”的全部证明。抱着它，人住北国，魂在南方。

后来金人把朱弁安置在重修中的大普恩寺。朱弁在寺里一住14年，开坛讲学，把课上出了名。金国的王公贵人听说来了位中原大儒，纷纷把子弟送来听课——敌人的孩子来上他的课，他也没拒绝，来者不拒，教得认认真真。这画面如今想来有点黑色幽默：南宋的忠臣，在敌国的地盘上当“名师一对一”，课表排得满满当当，顺便写了《曲洧旧闻》《风月堂诗话》两部书，硬是把中原文脉的火种，撒了人家一院子。元好问后来尊他为金初文坛“领袖”——一个被扣留的宋朝人，在对手的文化圈里当上了话事人。

皇统三年，公元1143年，宋金议和，朱弁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临行前，圆满大师请他为这次重修写篇碑记。他提笔写下《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》，开篇一句“按寺建于唐明皇时”，把善化寺的建寺年代钉进史册；又写寺院的废墟与重生，写15年间的斧凿与香火，字里行间，也藏着17年北望的隐痛。全文千余字，文采飞扬，一气呵成。

说来也奇：朱弁在寺中看一座大殿从灰烬里重新站起来，用了15年；而他自己，在异国沦陷的废墟里站住脚跟，用了17年。大殿修成了，人也没垮。然后他南归，第二年便去世了，终年约61岁。

故事到这儿本该收场，但金石这东西，妙就妙在比人长寿。

33年后的金大定十六年，公元1176年，正是金朝“大定之治”的鼎盛岁月。官府郑重把这篇文章刻石立碑：丁晦仁篆额，孔固书丹，雁门匠人解遵一操刀，颜体大字，五龙螭首，赑屃底座，规格拉满，妥妥的镇寺级待遇。

最耐人寻味的是个细节：刻碑时，金人删去了朱弁“有宋”的身份前缀，只署“江东朱弁记”。

你说他们忌讳吗？忌讳，这碑根本不会立。删掉两个字，是政治正确；郑重其事立起来，是发自骨子里的敬重。敌人用最高规格的仪式，保存了一个不肯屈服者的文字——这大约是“气节”二字最体面的注脚：连你的对手，都舍不得让你的名字烂在土里。

这通碑的价值，随便拎出几条都够吓人一跳：

它是善化寺最早的文字档案。建寺年代、辽末兵火、金初重建，西京大同那段被纸面史料轻轻带过的动荡岁月，全靠这千余字撑着，有碑可证、有据可查。

它是金代书法、篆额、镌刻三位一体的工艺精品，颜体端正，刀工遒劲，形制

庄重，是研究金代碑刻不可绕过的标本。

它还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浓缩。43岁出使，60岁南归，17年困顿不改其志，临了还给人间留下一篇好文章。四米四五的石头立在庙堂，800多年过去，字还清晰，风骨还在。

朱弁大约不知道，自己身后，侄孙朱熹亲笔为他写了《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》，《宋史》据此为他立传。那个在大同教了14年书的倔老头，最终成了正史里有名有姓的人物。叔祖父的骨气，朱熹懂，后世也懂。

三晋北陲，平城故地，桑干汤汤，恒岳巍巍。在华夏文明绵延五千载的壮阔长河中，大同金石文化以石为纸、以刀为笔，镌刻着民族交融的壮阔史诗，沉淀着书体变革的传世密码，留存着北朝风骨的雄浑气韵。在“朱弁碑”之前和之后，大同金石洗尽铅华、价值弥彰，上承汉隶、下启唐楷，扎根北疆、融汇南北，补史正源、滋养文脉，在中国书法史、民族融合史、北方文化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，但是要么是文辞、书法、镌刻三位一体的艺术升华，要么是地缘禀赋、王朝定位、民族交融、人文积淀、工艺精进的时代物证，文献和书法、雕刻艺术是观碑的主线。作为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汇碰撞的核心载体，大同金石跨越北魏、辽金、明清千年时光，融碑刻、墓志、造像题记、砖瓦铭文于一体，既藏汉字流变的文脉精髓，亦载王朝更迭的历史印记，是镌刻在山石瓦砾上的北方文明活化石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蓄、生生不息的生动缩影。

大同金石群里，平城魏碑以雄浑立世，而这通金碑，以气节传世。一石千年，站着的，从来不只是碑。朱弁碑被称为“三绝碑”——文章绝唱、书法绝妙、刻工绝世，但是朱弁碑“三绝”之外，或者说“三绝”之下，所蕴藏的爱国情怀、文人气节、逆境风骨，以及审美与豁达心态，是逐字研读、将心比心、穿越时代后，依旧能光芒照人的字魂文胆。

碑石无言，文脉有源。

出善化寺时夕阳正斜。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通碑：赑屃驮着，螭首顶着，安安静静立在殿西，像一个倔脾气的人，站了800多年，站成了这座古城最硬的脊梁之一。

碑文里写善化寺景致，有一句：“松风泉韵，人鸟都忘，诚一方之大观也。”

800年前的人鸟大约都忘了，唯独这块石头没忘。石头不说话，但石头的记性最好。风能吹黄纸页，能吹散人名，却吹不凉刻进石头里的东西——一段历史，一个名字，一个人认死理认了一辈子的那股劲儿。

有些话，有些理，有些长在血液和骨头里的东西，不必说，自有经脉流传千古。

秋分

□ 葛鑫

是谁，悄悄地
均分了昼与夜的章
白昼不再热烈地拥抱大地
黑夜也温婉地泻下它的凉
于是，天空如洗
渐显秋日晴朗，一抹淡蓝
绘就季节更迭的畅想

落叶，是秋天的信使
它们舞动着金色的翅膀
在风的旋律中缓缓飘落
将大地装扮得一片辉煌
山林间，小径蜿蜒
瓜果的香气，浓郁而悠长
它们是大自然慷慨的奖赏
让我们在金色季节里徜徉

大自然的魔法，神奇张扬
秋风起，万物皆换上秋装
空气里，弥漫着秋的舒爽
大自然的声音
此刻更加悠扬，与
我们的心灵和谐欢唱

秋分书

□ 郝兴燕

风行至此处，忽然停笔
将昼夜折成对称的信笺
一半给渐熟的稻浪
一半给未写完的雁阵

祖父在院中清扫落叶
帚尖轻触大地的页码
每声脆响，都是
季节轻轻翻动的标点

最妙是斜阳穿过篱笆
把瓜架架成琥珀秤杆
两颗西红柿，静静地
衡量光与影的温差

当桂香渗入窗棂
母亲端出热气腾腾的年糕
蒸汽爬上玻璃——那是
秋天正在题写透明的扉页